

西歐恐怖主義的發展與轉變

陳世民^{*}

目次

壹、前言	二、人員招募本土化
貳、傳統西歐恐怖主義的形式	三、恐怖攻擊戰術之變化
參、二次波灣戰後西歐新恐怖主義形式的出現	肆、西歐新恐怖主義出現的成因
一、恐怖主義意識型態化	伍、結論

壹、前言

自從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在嚴密的反恐措施下至今其本土尚未遭受何恐怖攻擊，近年來西歐反而成爲蓋達等恐怖分子的重點襲擊目標。2004年3月的馬德里火車大爆炸案，死傷千人；接著就是2005年7月倫敦連環恐怖攻擊，死亡近60人；及2006年8月英國政府宣稱挫敗了一起911式的空中恐怖襲擊。這些均是蓋達(al-Qaida)典型的恐怖攻擊方式，亦即事前不做預警，事後不做明確宣示，且專門針對無辜平民以製造重大傷亡的恐怖氣氛。這象徵著在過去帶有明確政治目標的西歐恐怖主義組織和行動，現在已被以蓋達爲首的大小恐怖組織發動的越來越頻繁的恐怖活動所取代，日益成爲西歐各國最擔憂的恐怖主義威脅。

這些案例都是前車之鑑，使得我們越來越相信西歐既是恐怖主義襲擊的目標，也極可能是其成長的平臺，亦令人擔憂西歐是否已經成爲恐怖份子在別處發動攻擊的發射台。因此，對目前西歐恐怖主義的發展與轉變之探討，實爲研究目前國際恐怖主義之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將先探討傳統西歐恐怖主義的形式，接著分析2003年第二次波灣戰後西歐新恐怖主義形式的出現及轉變，之後並探究其如此轉變之成因與意義。

貳、傳統西歐恐怖主義的形式

「恐怖主義」一詞是歐洲的本土產品，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正式誕生此用語。1960年代以來，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日益頻繁，在西歐、中東、拉丁美洲和南亞等地區蔓延。80年代以前西歐各國是國際恐怖主義事件最頻繁的地區，1968~1980年，全球範圍的國際恐怖主義事件共發生6714起，西歐地區便有2206起，占32.9%。80年代以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才逐漸轉向中東。

依據2007年3月「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公布之《2007年歐盟恐怖主義情勢與趨勢報告》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07, TESAT)，目前在歐盟活動之恐怖主義組織，計有「回教恐怖主義」(Islamist Terrorism)、「種族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恐怖主義」(Ethno-Nationalist and Separatist Terrorism)、「左翼與無政府恐怖主義」(Left-Wing and Anarchist Terrorism)、及「右翼恐怖主義」(Right-Wing Terrorism)四大類。¹

本節所指傳統西歐恐怖主義，乃指1960至80年代在西歐頻繁發動恐怖攻擊的後三類型。19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紛爭開始退居次要位置，一些左翼與無政府恐怖組織逐漸放棄武裝鬥爭(亦即恐怖活動)的手法，與主流社會和解。²另外，1997年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宣佈停火，2005年7月28日，IRA正式下令終止武裝鬥爭，要求所有的愛爾蘭共和軍單位只通過和平的方式，協助發展純政治和民主計畫。³

依據《2007年歐盟恐怖主義情勢與趨勢報告》，目前在西歐仍有活動的恐怖組織，在種族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方面，大部份是在法國的科西嘉(Corsica)及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地區。「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組織」(Basque Fatherland and Liberty)(Euskadi Ta Askatasuna, ETA, 艾塔)則仍被美國及歐盟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中。⁴

在左翼與無政府恐怖主義方面，攻擊主要是集中於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與德國，攻擊程度較輕微，對於政府或企業之損害亦較有限，但少數攻擊仍可能造成殺害。其攻擊之動機主要是來自於國內政治，但亦欲成爲更廣國際運動的一部份。左翼之恐怖主義組織計有「革命人民解放政黨/陣線」(Devrimci Halk Kurtulus Partisi/Cephesi, DHPK/C, Revolutionary People's Liberation Party/Front)，無政府主義之恐怖團體計有「非官方無政府主義聯邦」(Federazione Anarchica Informale, FAI)。

在右翼恐怖主義方面，右翼暴力主要是以右翼極端主義而不是右翼恐怖主義之定位來進行調查，但右翼極端主義活動仍是組織性且跨國性。尋求改變整個政治社會與經濟系統，而走向一個極右的模式，其意識型態是立基於「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這些組織計有「安提納粹陣線」(Antify)、「血腥、領土及榮譽」(Blood, Soil and Honour)等。⁵

上述傳統形式的恐怖組織，隨著冷戰後政治對話的加深與溝通渠道的暢通，活動已日益減少，而非西歐各國政府的主要擔憂。在歐洲數十年來它們雖然製造了數以千計的恐怖事件，但很少把槍口直接對準無辜百姓及製造重大傷亡。它大多只在一個定點製造恐怖，也不致有重大傷亡，其目的只是引起人們注意重視，甚至事先預警，電話通知警方或記者，它目標不是傷人而引人反感，是要人同情其處境。此些恐怖組織在攻擊後亦大多會馬上承認，並藉此宣揚及政治理念。⁶

¹ Europol,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07*, March 2007, pp.3-4. (http://www.europol.europa.eu/publications/EU_Terrorism_Situation_and_Trend_Report_TE-SAT/TESAT2007.pdf)

² 例如德國赤軍旅(德語: Rote Armee Fraktion, 簡稱RAF) 便在1998年4月22日宣佈解散。它是的一支左翼恐怖主義組織，主要由安德列亞斯·巴德(Andreas Baader)，古德倫·安司林(Gudrun Ensslin)，霍爾斯特·馬樂(Horst Mahler)，烏莉克·麥霍夫(Ulrike Meinhof)等人建立。主要活動時期自1970年至1991年。在其二十多年的活動過程中，犯下34次謀殺案，許多銀行強盜案與爆炸攻擊，造成了34人死亡和無數人受傷。

³ 不過願意走向和平的舉動，已使IRA內部發生分裂，一個更為激進的「真正愛爾蘭共和軍」(Real IRA)於焉產生，2001年7月的爆炸事件，據信就是該團體所為。該團體仍被美國及歐盟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中。

⁴ 艾塔成立於1958年，是西班牙一個地方性激進民族組織。其目標是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巴斯克主權國家。在西班牙恢復君主立憲，實行民族區域高度自治的今天，艾塔的武裝鬥爭已經演變成分裂國家的恐怖行為，艾塔在其暴力活動中，把打擊的主要目標指向軍人、員警、法官、檢察官、黨派政治家，甚至企圖謀殺反對黨領袖、政府首相和國王。近20多年來，艾塔的恐怖活動造成900餘人死亡，艾塔還通過綁架企業家、監獄管理人員，逼迫他們繳納革命稅，以解決其經費來源問題。它曾在2006年3月22日宣佈將永久停火，為該組織逾卅年來的暴力行動劃下戲劇性的休止符。然而接下來和西班牙政府的談判並不順利，近年來又製造一些恐怖攻擊。

⁵ Europol,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07*, pp.27-35.

⁶ 一明顯例子即2008年7月在西班牙北部海邊發生的連環小爆炸，當地一名官員稱他在上午10點半接到電話，艾塔說他們放置了四顆炸彈，因此事發前45分鐘立即疏散了海灘上所有遊客。40分鐘後爆炸，但沒造成傷亡。

參、二次波灣戰後西歐新恐怖主義形式的出現

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後「反恐戰爭」的負面影響正在給恐怖主義賦予新的政治內涵，顛覆自911後全世界同仇敵愾一致反恐的政治格局。2004年3月的馬德里火車大爆炸案、2005年7月倫敦連環恐怖攻擊及2006年8月英國政府宣稱挫敗了一起911式的空中恐怖襲擊，均是蓋達典型的恐怖攻擊方式。此類事前不做預警，事後不做明確宣示，且專門針對無辜平民以製造重大傷亡的恐怖氣氛，及引起普遍恐慌，這和911事件類同，均是蓋達典型的恐怖攻擊方式。這象徵著過去帶有明確政治目標的恐怖主義組織和行動，現在已被以蓋達為首的大小恐怖組織發動的越來越頻繁的恐怖活動所取代，成為西歐各國最擔憂的恐怖主義威脅。

此種新恐怖主義的形式，有如下特點，茲分述如下

一、恐怖主義意識型態化

上述西歐的幾次蓋達式恐怖攻擊，令人發現此類恐怖主義問題已難以通過外交或談判途徑解決，因為蓋達已經由一個恐怖組織演化成一種思想或意識型態。911之後蓋達組織雖然受到各方的圍剿，使其組織及庇護所均受重挫，但它卻未被消滅，而是自我調適作出改變，來適應新的環境，在美國將「反恐戰爭」擴大化的情況下，全球恐怖襲擊事件越來越多，恐怖組織變的小而活躍，恐怖襲擊手法也越來越先進。蓋達組織並沒有崩潰，它所代表的全球性聖戰已經成為一種思想，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它真正的危險在於它永遠有能力來煽動地方性的恐怖組織一起合作。它已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恐怖組織，可以在全球對國際社會利益構成威脅。

蓋達組織的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它不是一個政體，它和巴勒斯坦或伊拉克的問題完全不一樣。蓋達組織的結構目前已經不是組織，而是一種運動，即無形的，只在意識型態上發生影響，卻不直接指揮，然而沒有領導的聖戰可能更可怕。它現在變成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控制著它的忠實信徒。他們發現很容易招募到新人，因為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引發了贊成激進伊斯蘭主義的社會風氣。

遭美國及盟軍圍剿四年後，蓋達的形態已有演變，這批倖存幹部更潛逃各地，透過網際網路散佈其理念及發動恐怖攻擊的技術。從以往一個有架構、有階級的嚴密組織演變成無中央體系的組織，行動上所依賴的是一個個小而獨立、受蓋達意識型態啟發而發動攻擊的團體。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反恐專家屢屢警告蓋達運動已在諸多地區，尤其歐洲生根。歐洲有大批流動性高、熟諳新科技、而且教育水準高的回教徒人口，其中不乏痛恨西方並迫不及待響應對西方發動「聖戰」的年輕人。從美國911事件後，蓋達雖有眾多領導幹部被捕或被殺，卻同時成功地在全球各地孕育了無數競相效尤的小型團體。而這些小團體結合起來所構成的威脅，可能已超過了蓋達本身，而歐洲尤為明顯。

二、人員招募本土化

恐怖組織的招募活動越來越本土化，因為動員人們加入恐怖組織的難度加大了，他們找不到一個能夠隨便接受頭目巡視以及訓練新成員的場所，但他們招募新成員的工作反而遍佈整個歐洲。恐怖分子本土化成為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的難題。尤其是西歐等移民大國，恐怖分子很難被分辨出來。

目前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已經分成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一些在80年代來到阿富汗參加反抗前蘇聯入侵的阿拉伯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有著純正的中產階級背景。他們都是成年人，拿起武器時通常在30歲左右。他們當中活下來的人至今仍是蓋達領導班子的骨幹，充其量只有幾十人，可能躲藏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

第二個層次是擁有特權的地方組織，幾乎都是前往西方留學的中東僑民精英。與家人、朋友和文化的分離使許多人思念家鄉，感覺受排斥，心中漸漸滋生激進思想。正是這一代年輕人在1990年代來到阿富汗的蓋達組織訓練營。他們如今最多還剩下大約100人，藏身於巴基斯坦西北部。第一批和第二批恐怖分子的大多數骨幹都已被打死或抓獲。他們鼓動起來的社會運動延續下來靠的是不斷有新成員加入。

第三個層次是近來才加入的皈依者，這些人在蓋達和地方組織之間建立了重要的聯繫。與前輩有所不同。他們大多是準恐怖分子，對攻打伊拉克的行為感到憤怒，於是加入聖戰與他們讚為英雄的人為伍。他們形成流動的非正式網路，自行籌資，自行訓練。他們沒有看得見的總部或藏身之所，但寬鬆的網路虛擬環境使他們顯得團結一致、堅決果斷。他們的結構是鬆散的，進行的是一場沒有領導的聖戰。

新一代恐怖分子的可怕之處在於，他們具有完全合法的西方國家身份，能夠更加容易地滲透入高度戒備的地點。他們的暴力行動和計劃都是在本地完成的，但從網上得到其他人的建議。新一代恐怖分子與已經暴露身份的恐怖分子沒有聯繫，因此在傳統的情報蒐集工作中比較難以發現。⁷這讓安全人員防不勝防。他們可以自給自足，安全部門對境外恐怖分子所採取的匯款監控、加強移民和邊界管制等措施，對他們根本起不了作用。

2005年的倫敦地鐵爆炸便令世人震驚，我們發現這些冷血的人彈襲擊者並非來自境外，而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表明蓋達組織結構自911事件以來發生了重要變化，在英國的第一代外國移民及其子女已經成為蓋達組織的主要招募物件。相隔僅僅一年，另一場悲劇又差點重演。2006年8月，英國警方破獲了一起針對英美航線的炸機陰謀。捕獲的19名嫌犯全是在周圍人眼裏奉公守法、溫和的回教徒。他們大多在英國出生長大，接受英國式教育，成長在小康之家。有人剛當上爸爸，有人是運動健將，也有的人志願是當員警。新一代恐怖分子是在本土成長起來的，他們通過錄影帶和網際網路在家裏就被培訓為聖戰者。

今天的歐洲面臨歐洲化的聖戰形式及恐怖主義本土化的威脅。第一批和第二批恐怖分子的大多數骨幹都已被打死或抓獲。他們鼓動起來的社會運動延續下來靠的是不斷有新成員加入。生長在歐洲的年輕人看起來像正常的歐洲人，但是他們卻有著滿腔怒火，但只要蓋達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一減弱，這場運動就會瓦解。

三、恐怖攻擊戰術之變化

馬德里和倫敦爆炸案的另一個經驗教訓是恐怖份子已經調整了戰術。雖然恐怖組織失去了指揮和控制體系，但是恐怖分子卻進行了戰術調整。聖戰者大都避免襲擊飛機和政府建築物之類防範嚴密的目標。相反地，他們襲擊夜總會、飯店、鐵軌。⁸隨著蓋達組織領袖躲藏起來，數十名主力成員受到各國嚴密防範，一般認為現在的蓋達組織已不同於以往，蓋達不再有能力跨國發動大規模襲擊。然而它正利用不必跨越邊境、從海外獲得現金或從事其他跨國金融往來的成員，以免引起當局的警覺。蓋達組織的目標之一僅僅是繼續維持該組織的運轉並發動襲擊。結構鬆散的蓋達組織正在分化成多個小型的分支機構，而這些小型機構已深入到各個社區之中。他們可能無法執行專業化的襲擊，但他們仍然能夠發動各種各樣的致命襲擊。

襲擊的目標可能沒有任何戰略價值，純粹就是為了製造恐怖。而西方對重要的目標或者是戰略

⁷ 典型的恐怖本土化模式基本如下：在恐怖小組內有一兩名與蓋達有聯繫或受其影響的人為核心成員，接受蓋達或其代理人的命令和計劃；其餘人一般只與核心成員有密切聯繫，或是核心成員的親友，多為臨時招募。在小組之外，有一兩名出生在本土但與阿富汗或伊拉克的蓋達組織之間有著緊密關係、發揮著聯絡作用的中間人。

⁸ 這些恐怖襲擊同蓋達組織所襲擊的其他目標是完全不同的。過去遭襲的目標包括：駐沙烏地阿拉伯的美軍，駐有外國人的沙特居民大院以及在中東地區的猶太人。

目標防守的越嚴密，恐怖分子會更加不加選擇地打擊那些缺少保護的民用設施（比如馬德里火車站）。如果一個人決意引爆自己身上攜帶的炸彈，確實很難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一般相信倫敦爆炸案的製造者是那些通常在警方沒有不良記錄、事先沒有引起安全部門注意的人。他們屬於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已經融入西方社會。就搜集情報和採取預防措施而言，情況也是相當複雜及艱難。

另外，自9·11事件以來，蓋達組織日益將目光投向行動成本極低、通過詐騙籌錢的當地小組，從而避開了美國和歐洲撒下的全球金融搜捕網。通常不可能監控此類小組的籌錢活動，因為它們在銀行中的存款太少了。他們不會採用電匯的方式或在銀行中存大筆的錢，這樣會引發銀行系統自動報警，而是選擇由專人運送現金，並且在花這些錢時很謹慎。未來歐洲政府只有設法瓦解招募恐怖份子的網絡，才能有效對抗恐怖主義。這種透過電子媒介高科技展開動員聯繫、幾乎不需要領導中樞指揮的恐怖份子，將成為瞭解恐怖主義運動在二十一世紀發展動向的原型。

與歐洲傳統恐怖主義相比，新恐怖主義明顯具備了自己的體貌特徵。傳統恐怖主義下無辜平民是被動受牽連，新恐怖主義下無辜百姓則成了恐怖主義者的直接殘害的對象。因此，新恐怖主義已經喪失了傳統恐怖主義曾有過的相對合理性及比較正當性。但從越是反恐越是恐怖事件不絕的客觀事實來考量，卻發現新恐怖主義的反擊的力量正來源於打擊恐怖主義本身的力量。而以「反恐戰爭」名義下投入美國「反恐戰爭」的自願聯盟中，就數歐洲國家最為活躍。蓋達組織在近年來把主戰場也擺在了伊拉克，與美軍決戰，傷亡巨大，但是培養了不少骨幹。現在他們做了戰略轉移，攻擊西歐，打美國的同盟國，則既能製造更多的恐怖事件，又能離間美國與歐洲的關係，⁹減輕中東地區的壓力，如此將使歐洲不得安寧。

肆、西歐新恐怖主義出現的成因

西歐成為蓋達的重點襲擊目標，原因是多方面的。雖然美國仍然是主要目標，但在美國嚴密的反恐措施下，西歐相對的更容易受到威脅。相對於兩大洋之間的美國，鄰近中東的歐洲更容易成為蓋達的目標。通過土耳其，歐洲與中東及高加索地區有陸路通道，這些地區正是近年來回教激進活動頻繁的地點，而西班牙也只有狹窄的直布羅陀海峽將其與鄰近的北非國家分開。此外，西歐國家較美國更依賴公共交通和鐵路運輸，申根協定下寬且鬆的移民法，有利人民流動，這就給恐怖分子滲透及攻擊的便利。¹⁰

儘管西歐各國的安全及情報機構一直與其國內區域性恐怖組織對抗，但他們對於全球性的恐怖攻擊可能還沒有做好準備。與美國相比，西歐各國防範恐怖襲擊的能力明顯不足。此外，法律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視，西歐重視人權，溫和有餘、力度不足的反恐法，束縛了西歐執法人員的手腳。¹¹

再者，西歐各國的回教人口比率相對較高，許多國家的回教移民近幾年來不斷攀升。目前在歐洲有一千五百萬回教徒，佔歐洲總人口的百分之三，而回教徒社群大部份都在1960與1970年代來到歐洲。回教徒人口仍然成長快速——在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瑞典與丹麥的成長率超過7%——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預測歐洲的回教徒人口將在2025年成為現在的兩倍。¹²

⁹ 2004年馬德里火車爆炸案便是一明顯例子，在國會大選前一週攻擊，重創當時親美的右派政府的威望。之後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社會黨贏得大選，上任後便立即撤回派去伊拉克的西班牙軍隊。

¹⁰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7* (April 2008), p.52.

¹¹ *Ibid.*

¹² Robert S. Leiken, "Europe's Angry Muslim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July/August 2005, p. 121.

第一個面對伊斯蘭恐怖主義份子的國家是法國，這裡有歐洲最大的回教徒社群，而法國在1980及1990年代面臨了一系列打算攻擊巴黎的炸彈威脅。法國五百萬回教徒中的大部份，是從法國前北非殖民地來的阿拉伯人，大部份是從阿爾及利亞來的。對巴黎的攻擊，被他們視為對過去法國殖民統治的報復，以及對目前（阿爾及利亞）軍事政權的支持的反對。法國政府壓制激進伊斯蘭的方法，沒有其他的國家用過。沒有任何一個清真寺或祈禱堂對法國員警是禁地。任何宣講仇恨的伊曼定期被驅逐出境。法國也不再收容任何伊斯蘭極端份子本國所想緝拿的人，並且對其中許多人在英國得到政治庇護而感到極度憎惡。因為法國較為嚴峻的反恐怖主義法，所以法國被認為恐怖攻擊的壓力較小，¹³更何況2003年法國公開反對美國打伊拉克。

德國有著歐洲第二大的回教徒人口，然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土耳其來的，土耳其是比較世俗而西化的國家。因此，在德國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擔憂，集中在它很小的阿拉伯社群上，許多人都是跑來尋求庇護的回教徒活躍份子。因為受到希特勒反閃主義(anti-semitism)的吸引，許多在中東的回教徒激進份子都是納粹政權的擁護者，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跑到德國來尋求保護。策畫美國9月11日的攻擊案的德國漢堡的恐怖份子細胞，由沙烏地與埃及的學生所組成。¹⁴

在荷蘭，最大的回教徒族群是從土耳其來的，但是再度的，是北非的社群，特別是摩洛哥人，為本國的聖戰增加燃料。去年理奧梵穀(Theo Van Gogh)被荷蘭·摩洛哥裔的默罕穆德布耶裏(Mohammed Bouyeri)所謀殺，也讓荷蘭警方發現了所謂的Hofstad團體，為北非裔極端回教徒所組成。這個團體，有十五個人正在面對恐怖主義的起訴，被認為曾經計畫要炸毀一座核能電廠，而且被認為與西班牙的恐怖份子團體有所勾結。荷蘭情報單位預警，在荷蘭至少有數百名伊斯蘭激進份子，準備發動聖戰。西班牙政府對從伊斯蘭教徒來的威脅不太注意，因為它正在面對其他的恐怖份子。西班牙的摩洛哥社群讓造成2004年3月11日火車爆炸案的恐怖份子可以很容易運作。它好像是一個卡車車道一樣，讓北非人容易進入歐洲。許多人繼續往義大利前去，在米蘭附近為蓋達的小型回教徒社群，以偽造（檔）能力聞名，提供聖戰士簽證以及金錢，好讓他們可以到伊拉克去打仗。¹⁵

在英國，回教徒社群與其他的歐洲各國都不相同，主要是從南亞來的，特別是巴基斯坦、印度、及孟加拉來的，只有很少數是北非來的。印度與孟加拉的回教徒，像土耳其人一樣，很少被極端主義所誘惑。雖然許多阿拉伯極端份子被英國收容，然而它並不包括在法國與西班牙的那種疏離的阿拉伯與北非的下層階級青年。然而，許多年輕的英國巴基斯坦男人，往往與他們的母國有密切的接觸，並被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好戰派的崛起所影響。¹⁶

雖然歐洲的回教徒都是從不同背景來的，他們通常都給他們的政府同樣的問題，就是他們集中居住在城市的一個地區、貧困、以及激進化的傾向。不像在美國，回教徒有較平等的地位，回教徒社區極端化的程度不像歐洲嚴重。¹⁷如何成功整合回教徒將對歐洲的未來極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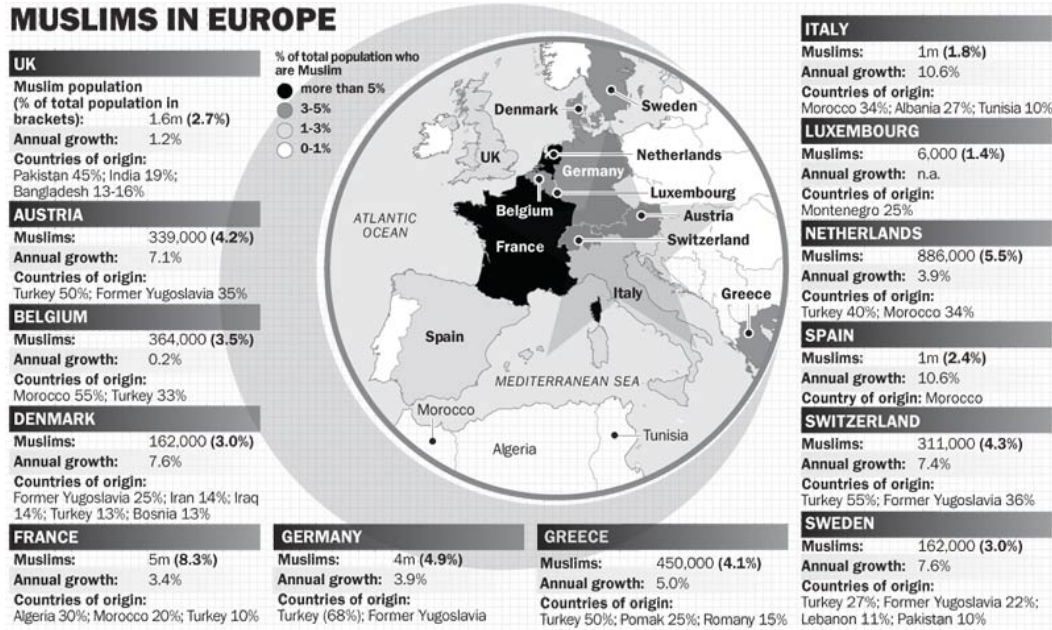
¹³ *Ibid.* pp. 122-123.

¹⁴ *Ibid.* p. 124.

¹⁵ *Ibid.* pp. 126-127.

¹⁶ *Ibid.* p. 128.

¹⁷ Daniel Pipes, "Which Has More Islamist Terrorism, Europe or America?" *Jerusalem Post*, July 3, 2008, <<http://www.danielpipes.org/article/5723>>.



Source: "Threat of Islamic extremism that stretches across Europe," *The Times*, July 26, 2005,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uk/article548063.ece>>.

此外，西歐一些政府對回教社區又疏於管理和整合，愈來愈多回教徒覺得自己像是這個社會的外星人，從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到最近的中東危機，他們不但覺得其政府和社會對他們缺乏信任度，許多在西歐出生的回教徒，對自己是西歐人的認同也愈來愈小，他們的認同逐漸走向一種超越國界的血親關係。對成長社會的沮喪、對國際政治的不滿、對其他回教兄弟姐妹們的同情，使更多年輕西歐回教徒走向極端，成為滋生回教極端勢力的溫床，這種現象在25歲以下的西歐回教年輕人傳佈尤其快速，西歐現今即是蓋達召募戰士前往伊拉克作戰的主要地點。

美國911事件後，西歐各國政府通過的反恐法，對回教徒多少具有歧視性，年輕一代回教徒對整個現狀逐漸滋生不滿。而西歐各國積極參與美國的反恐行動，在道義、軍事、外交、司法等方面與美國合作，在國際間強調打擊恐怖主義，殊不知一波新的恐怖力量正急速在西歐國內竄起。在歐洲崛起的聖戰士運動，的確令人擔憂，不只因為這種運動對於歐洲所造成的威脅，更因為歐洲可能已經成為恐怖份子在別處發動攻擊的發射台。

近年來奔赴伊拉克戰場的蓋達組織成員陸續返回西歐老家，與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的情況極為相似，在那場戰爭即將結束時，數千名外國好戰分子紛紛離開阿富汗返回本國，並開始與當地的恐怖組織和極端勢力分子聯繫，伺機製造恐怖事件。西歐日後所面臨的，將是一群熟悉西方世界且在一個寬容社會成長的年輕人，可能選擇殘忍地謀殺數以百計同處這個社會的公民，以履行他們自認為在聖戰中的職責。

伍、結 論

這幾年來反恐的痛苦經歷已經讓大家領教了反恐的難處，目前西歐各國反恐思維已開始有所轉變，著重於追究恐怖主義的根源，要治本而非治標。軍事打擊和情報工作只是反恐的一小部分，反恐更大的層面是改善與伊斯蘭世界和回教社區的關係。在這些地區加強溫和派的聲音，削弱恐怖分子的民意支持。歐洲人已經意識到，應對恐怖勢力光靠軍事手段行不通，而應從政治、經濟、外交

等方面著手綜合治理。具體做法包括：提高反恐意識，向反恐能力薄弱的國家提供援助，加快反恐法律體系建設，切斷恐怖資金來源，通過媒體指導公眾如何應對恐怖襲擊等。而歐盟反恐策略的顯著特點是注重合作。

反恐戰略需要尋求國際合法性並時刻考慮到民意的影響，解決伊斯蘭世界與回教社區在政治上的不滿。顯示實力的方式到頭來反而可能增強對手的實力，尋求與當地政府合作而非只試圖去孤立或推翻它們。不能孤立地看待某個事件，而是必須誠實地正視整個國際背景。伊拉克戰爭、伊朗與美國的核爭執、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激烈衝突，以及美英兩國對中東採取的政策和一系列外交行爲，都應該納入到視野和思考的範圍之內。2009年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即將上任，他主張從伊拉克撤軍、減少軍事行動、和敘利亞及伊朗等加強外交、給予阿富汗更多民事援助、同民兵組織對話，以及促進對反西方情緒起關鍵作用的中東和平進程。或許有助於減少蓋達意識型態的號召力。